

我有我天空 - 第 5 集 - 姚芷欣 - 失明路、靠己行

主持：W William

嘉賓：姚 姚芷欣

W：歡迎大家收聽我有我天空，我是節目主持人陳衍泓 William。今天我帶來了我的好朋友姚芷欣，姚姚，妳好。

姚：你好！William，你好。

W：姚姚，我知道你跟我一樣，眼睛有些不方便，妳是什麼眼病？

姚：我是視網膜脫落，是天生已有白內障了。

W：白內障？做手術會否看得見呢？

姚：看到的，做完是看到的，不過要帶一副很厚的眼鏡才看到。

W：視網膜脫落那時大約有多大？

姚：好像是七歲。

W：年紀很小。

姚：總之我看到的時間就只是至到十三歲。

W：即是十三歲之前是有影像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十三歲後因為視網膜脫落，但是沒有做手術嗎？應該可以做貼上去那種的。

姚：做了。以前不是叫激光的，好像吹氣那些，但有時候趴得久又不想趴，以及有一次打了一個噴嚏，又掉了。

W：嘩！打噴嚏也會掉，因為我知道視網膜脫落有些朋友說不要搬重的物件，千萬不要在他後方拍他後腦，一拍他的後腦真的會甩掉出來。妳當時是十三歲，家人沒有帶妳去看中醫、西醫，醫一下嗎？

姚：沒有。小時候我媽媽特別不喜歡我。

W：不喜歡的意思是指性格不合？

姚：應該不是性格不合。總之什麼都是姐姐有，但我沒有。

W：即是你家庭背景就是有一個姐姐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有沒有弟弟或者妹妹？

姚：沒有，只是兩姊妹。

W：正常來說，應該是最小的最疼，怎麼媽媽反而不喜歡妳？是不是因為妳看不清事物所以不喜歡妳？

姚：這個我也不太清楚。

W：不喜歡妳的地步去到哪裡？

姚：有被她虐待。

W：妳說打手板那些嗎？

姚：不是，虐待那些過程可以說是，沒有人會相信，包括自己有時候也會發惡夢。

W：是打得很厲害那種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但當時爸爸姐姐沒有出言阻止嗎？

姚：爸爸要工作，姐姐當時年齡也很小，她跟了外面的男子出去。

W：即是搬了外面住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只有妳和媽媽在家。

姚：是。

W：虐待到你多大呢？

姚：看不到後都有，但應該在十五歲之後就好點。

W：有沒有試過打到要報警或是入醫院？

姚：有，但是沒有報警的。因為她常虐待我，我便會想方法偷走，譬如她曾經反鎖我在家裡，我便爬出窗，人們便幫我報警，拉了我到醫院進行驗身，接著也有警察看護過我。

W：即是託管那些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你被她毒打，當時自己的心態是怎樣？

姚：很害怕，很害怕回家，總之放學後便想偷走。

W：爸爸呢？你可以找爸爸，當然你說爸爸不在家，但爸爸在家的時候你可以找他幫忙或跟他說的。

姚：但是爸爸一不在，媽媽便會打多一些。她在人家面前可以對我很好，在人家背後就是另外一個人。所以我覺得很害怕。

W：你說十三歲前可以看到東西，你被她虐待到十五歲，即是你有兩年看不到東西時也被她虐待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媽媽知道女兒看不到，那麼應該會留手，當時你看不到又要嘗試走出去，但你始終也要返回家的，是嗎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官也會帶你回家，但你接著選擇怎樣？

姚：無奈，唯有無奈地接受。到我看不到之後，爸爸想我去寄宿，但是又有家變。爸爸用一個藉口就是媽媽對我不好，所以認識第二個人來對我好些，以後便沒有幫我申請寄宿。那時候是走讀的。走讀的時候，爸爸每天下班便來接我回第二個家。

W：這個階段維持了多久？

姚：一年左右。

W：接著為何又會有轉變呢？

姚：因為一年後，社工有到過我爸爸另一個家探訪，有說過想給我寄宿的。

W：即是社工提議？

姚：不是，是我家人提議，但後來知道了一些秘密。

W：是什麼秘密？

姚：就是社工說之前也問過我寄不寄宿，社工說是我媽媽說不寄宿的，但其實一開始我爸爸已叫我寄宿。

W：即是妳媽媽在中間……

姚：做了點事。

W：噢。但是我知道妳視網膜脫落跟你媽媽有關。

姚：是啊，有一半是先天，有一半是被她虐待，塗白花油，辣椒那些落眼睛裡，虐待的東西總之有很多，又被她用燙斗燙背脊，所以我不說太多了，害怕嚇倒你們。

W：但是姐姐呢？對姐姐不是這樣？

姚：不是這樣。姐姐什麼都有，比如學彈琴，想要什麼買什麼通通都有的，我永遠都是用姐姐的東西。但長大時我較姐姐胖，腳較姐姐粗，用不到姐姐的東西，她就永遠買些很老土的衣服。

W：妳看不到東西，那麼是在特殊學校讀書了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妳是在哪裡讀書？

姚：因為我天生有一隻耳朵是聽不見，到我看不到之後每年驗耳，教育署便介紹我去心光盲人學校讀書。

W：那裡好像有寄宿的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妳便可以在那裡住。

姚：其實我在外面學校是讀中一的，但去到心光便把我留到四年級。

W：為什麼呢？外面的教育水平不是應該較高嗎？

姚：學校說因為我剛剛看不到，很多東西要適應，以及要學習點字，便把我留級到四年級，所以當時我在班裡是超齡的。

W：與同學相處會否有隔膜呢？

姚：有的。所以我都是獨來獨往。

W：獨來獨往，這個形容詞相當好，為何這樣說呢？因為知道妳讀完心光，中三之後就沒有再讀了。

姚：是。

W：妳是讀完中三後馬上去了一個地方。

姚：去學按摩。

W：去哪裡學按摩？

姚：中山。

W：去中山，自己一個？

姚：不是，去的時候老闆的家人陪我，有兩個也是看不到，加上我就三個，我們三個看不到，就乘坐那些直通巴上去。

W：上到去的生活是怎樣的？

姚：沒什麼，就是學東西。我的老闆每星期也會打電話來鼓勵我，叫我快點學好便可以賺錢。為何會這樣呢？我中二也沒讀完便打電話去協進會，看到那些通告說聘請按摩師，以前是留電話的，自己也鼓起勇氣打電話說我是誰，我告知他「我什麼也不懂的，你可否找人教我？」之後他便回覆我。

W：妳也很主動，當時妳也知道，畢業了要謀生，要找一個技能去學按摩，接著便找那個老闆幫助妳，學了多久？

姚：學了三個月左右。

W：接著回來香港工作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工作是去美容中心還是按摩院？

姚：一開始時先是按摩院，因為一開始是老闆借錢給我去學的。

W：要還錢給他。

姚：是啊，回來便去那裡工作。

W：工作時住哪裡？

姚：一開始是住在同學的家，不過因為我的同學常常追星。

W：追星是明星那個星。

姚：是啊，明星。他好喜歡鄭秀文那些，有一次他的朋友來看他就說「妳看一下

妳的朋友挺厲害，懂得找工作做，妳還早過別人畢業，為何到現在還在浪費時間做這些東西？」後來他生了我氣，又趕我出外。

W：那麼妳睡在哪裡？

姚：那夜我去了同學的家睡了一夜，之後的我也不太記得了。總之工作時有試過住同事家，又試過住老闆家，接著到老闆聘用了工人，便通知我要找地方搬。當時要我找地方搬，我也很徬徨的，我想了想又沒有人借錢給我，於是硬著頭皮打電話給姐姐，姐姐當時就說打算在屯門搬出市區，由那時候開始便跟她一起住。

W：跟姐姐住什麼地區？

姚：大角咀。

W：大角咀，但是大角咀的地區較為複雜的。

姚：沒有辦法，那裡的租金算便宜，而且較大間。

W：OK，但我知道你在大角咀遇到些不開心的事情。

姚：試過被人打劫。

W：是大街大巷？

姚：不是，因為我們住的是唐樓，走到兩層時聽到後面有人跑上來，我已心知不妙了。

W：是很急速的追上來嗎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正常街坊不會這樣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他一上來就做什麼呢？

姚：他很聰明，一上來便搶了我的手杖。

W：盲人杖？

姚：是，接著便掉在地上，想搶劫我的東西，但是又搶不到，糾纏了很久。我一直在心裡祈禱，我說「請主幫助我」，接著十分害怕。

W：但你當時有沒有叫救命？

姚：有啊，我有叫的，沒有人出來，但是不知道為何他搶了一會兒後自己便離去了。

W：姚姚，我想再問一下，一個全失明的女孩去了一個按摩院工作，跟同事相處如何？

姚：那間按摩院說是盲人按摩院，但其實很多都是看得到的，完全看不到的實質只有三個，一個是較老的，一個是我，還有就是一個男師傅。

W：OK，那妳當時屬於新人了。

姚：是啊，也是最年輕的一個。

W：最年輕的一個，同事們怎樣看妳？

姚：一開始學完按摩幫客人做，當然熟客是很有限的。有些別人做過的熟，偶然進來的找不到本來的按摩師。正常來說，接待處會問試不試其他人，試了之後便去了我那裡，就會被人單單打打。

W：即是輪到妳了。接著妳便出事了？

姚：是啊，為什麼我會知道呢？因為我剛剛是新人，老闆叫接待處當我每完成一個客人，都要問客人覺得怎樣，是否滿意，那些客人覺得我很有心機做。

W：明白。持續下去這樣做，這份工作妳做了多久？

姚：這份工作其實斷斷續續做了六、七年。

W：那是經已完全還了錢。



姚：不是，這間公司一年就可以了。

W：一年就完全還錢了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每天上班是一個人出去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妳一個女孩又看不到，又經歷了被人打劫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妳還有膽子出外？

姚：沒有辦法的，要自己養自己的時候也要硬著頭皮去的。

W：不是啊，妳說跟姐姐住，可以找妳姐姐帶進你出也可以。

姚：我姐姐很懶的，不會理會我的事，以及她日夜顛倒，我們上班她才睡覺的。

W：相對來說便要靠自己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一個女孩在街上妳害怕嗎？

姚：其實害怕的。我不擅於認路，很多時候要問人。

W：為何會這樣說呢？我也看不到，一對耳朵也算健康，用來認路聽聲也可以。但是妳也說了，妳只有一隻耳朵聽到，真的很難，有沒有試過真的求助無援？

姚：沒有。我只是試過明明聽聽到他行過，我也說「唔該唔該。」我不知道他是男還是女，我一定說「唔該」，他聽到但走了。我便站著等，看看有沒有第二個。或者我亂行好讓人們留意我。

W：通常人們會以怎樣的態度面對妳呢？

姚：有些好好的會走過來問妳想去哪裡，或者怎樣幫到妳。我便告訴他們我想去哪裡。

W：OK，但大部份也是可以安全帶到妳去的？

姚：是啊。其實這個幫助一點，那個幫助一點，很容易便去到目的地。

W：這個態度相當好。有很多人常常覺得失明，若果盲了連出外也出不了，其實大家也可以好像妳，慢慢地克服這問題。再說妳的工作。後來好像沒有跟姐姐住，為什麼呢？

姚：後來到我申請到了公屋自己住。

W：為什麼突然間想要申請公屋呢？

姚：不是突然的。其實讀書的最後一年已申請公屋。

W：你是指在心光學校讀書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申請了多久？

姚：一年多。

W：在公屋有自己的地方住應該好得多了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居住的環境配合到妳嗎？

姚：當時覺得有一間屋已覺得很滿足了，但只不過覺得交通不太方便，因為每次也要轉車才去到鐵路站。

W：也要自己一個人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風雨不改？

姚：是啊，那時要上班，不能說下雨就不上班。

W：恕我直言：妳可以領取綜援，可以不工作的。

姚：那時候我沒有想過領取綜援，因為我還沒讀書已經說要找一份工作做。

W： 是啊，但妳還清錢給老闆又學了一門手藝，也可以清閒一點做一下兼職便算。

姚：我覺得我有能力為何不先靠自己呢？

W：這個心態又是相當好，我知道妳好像跟你的客人建立了很多緣份，認識了一個很好的朋友，還成為了妳的契爺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是怎樣認識的？

姚：那時候他是來按摩的，我覺得那次很好笑。我剛剛進去工作便聽到他找我，後來師傅告訴他，我要一個小時後才出來，接著叫他試另外一個，他不願意試，便給他房間等。

W：但當時是不認識妳的，對嗎？

姚：其實已做過一次。

W：最開始幫他做時，什麼原因讓大家建立起這個緣份？

姚：那時候聊天說知道他做地盤、做裝修那些，我便想我申請了公屋，這個人將來對我有用。

W：想找他幫忙。

姚：是啊。我就跟他拿電話，但其實當時是沒拿到的，有一次我剛巧做完他便可

以下班，我就跟他說「送我回家」，接著我說其實跟你開玩笑而已。誰知我換完衣服想去乘車的時間，他便叫我，並問「是不是送你回家？」我說「只是說笑而已。」於是他很認真送我回家，那時候我住大角咀。

W：大家便開始熟絡了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當時公屋單位入伙是他幫你裝修？

姚：是啊，藍田是他幫我鋪地和塗油。

W：嘩！收錢的是嗎？

姚：不收錢的，只收材料錢而已。

W：即是大家是好朋友，到現在相識了多少年？

姚：十多年了，我一九九八年認識他。

W：現在也有聯絡？

姚：有啊。

W：也有找你繼續幫他按摩？

姚：有啊。就算不是按摩，大家這麼忙也會維持一個月見面一次的。

W：似乎大家的關係是由一個很簡單說話，看似好像沒可能的事，又可以建立得到。

姚：是啊。

W：其次我知道你跟妳的街坊建立感情，有一個街坊常常幫助妳。是怎樣的一回事？

姚：這個街坊是主動認識我的。我搬了不識路，但又要出外，便亂走，在亂走時他看到我便問我「是不是新搬來的？」我說「你怎會知道？」他說因為見我

不識路。我便告訴他我要到鐵路站，他便帶到我入閘，還給了我電話說住在我附近的，有什麼事可打電話給他幫忙。初時我也不會找他的，但是他很主動，常常打電話給我說看到什麼衣服，問我要不要買，或者看到有什麼好吃的，又會想帶我去，就因為他的主動而令我們熟絡了。

W：現在很多日常的東西就照顧到妳。

姚：是。

W：這個關係挺好。說回妳家人，現在有沒有來往呢？

姚：現在都有的，一年才見一次。

W：一年見一次，那一次是什麼原因？是拜年？過農曆新年？還是怎樣？

姚：過農曆新年。有時母親節我也會找她。

W：「她」的意思是？

姚：我媽媽。因為姐姐跟我說，她始終是我的媽媽。但其實有些虐待我的事，姐姐也不太知道，不過她勸我，是因為媽媽已經一把年紀，而且她嫁了丈夫移民不在香港。便叫我多些找媽媽，都是抱著自己盡女兒責任這個心態找媽媽，她喜歡見便見，不見就算。

W：她會怎樣？她會接受妳？還是好像以往的態度？

姚：初初也不接受的，就是因為一件事，我們才開始有少許話題聊天，平時的話，即使見到面叫她也不理睬。

W：將來妳有什麼夢想？

姚：我希望找到一個懂得欣賞我的人，以及可以帶我四圍去，我想每一個國家去一次。

W：嘩！每個國家去一次？

姚：是啊。

W：但妳知不知道全世界有多少個國家？

姚：不知道啊，不過趁還能走，還知道有感覺的時候，想四圍去一下，我最想去法國。

W：OK，有沒有限時呢？

姚：沒有。

W：有沒有說要一年內實現這個夢想？

姚：沒有。

W：因為我害怕妳的要求這麼高，男士看到你會卻步。

姚：沒有的。

W：大家其實聽聲音，聽姚姚的聲音好像一個小妹妹似的，不要介意。其實姚姚都……真實的年齡我不說，但跟她的聲音是有些出入的，大家不要以為姚姚究竟還是十八廿二，肯定是不是。

姚：你也不要說得我好像很大似的。

W：我知道、我知道，妳不算大，但一定不是十多歲的女孩。姚姚，祝福妳夢想成真，到時記得買些手信給我。

姚：當然。

W：今次節目時間差不多了，下一集再見，再見。